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

(中)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编辑小组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王 充	1
问孔	2
刺孟 (节选)	63
知实 (节选)	92
曹 操	118
收田租令	119
整齐风俗令	122
让县自明本志令	124
举贤勿拘品行令	136
诸葛亮	139
草庐对	140
答法正	144
出师表	147
范 缜	155
神灭论	156
贾思勰	177
《齐民要术》序	178
刘知几	203
惑 经	204

柳宗元	242
封建论	243
六逆论	268
敌戒	276
天说	280
天对(节选)	287
非《国语》(选)	317
三川震	317
卜	323
命官	325
戮仆	326
董安于	328
刘禹锡	331
天论(上)	332
天论(中)	341
天论(下)	352

王 充

〔人物简介〕 王充(公元二七——九七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法家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以“农桑贾贩”为业的“细族孤门”家庭,做过几任地方小官,但大部分时间从事理论斗争,其著作保存下来的有《论衡》一书。

西汉自元帝以来,奉行儒家路线。西汉后期,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空前激化,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豪族地主的统治,而且猛烈地冲击了孔孟之道,客观上推动了王充的反儒斗争。

东汉王朝建立后,为了维护豪强世族大地主的利益,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强化对农民的统治,进一步尊儒反法。公元七九年,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的白虎观会议,把谶纬迷信和董仲舒提出的那套儒家思想揉合在一起,使它更加系统化、神学化。孔孟的偶象被越抬越高,成为任何人都不能触犯的神灵。

在孔孟儒学已经取得独尊地位的情况下,王充站在庶族地主革新派的立场上,首先举起了“伐孔”“刺孟”的旗帜,较系统地批判了从董仲舒直到白虎观会议所宣扬的反动儒学,提出了抑制豪强地主特权,实行变革前进的政治主张。

王充继承了荀况“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针

锋相对地驳斥了“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等谬论。他明确指出：“天道，自然也，无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世族豪强用以论证其反动统治合理性和永恒性的神学基础。

在反对谶纬神学的斗争中，王充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知物由学，学之乃知”，并用大量事实证明世界上并没有“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圣人，从而有力地否定了孔孟宣扬的“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王充还坚持进步发展的历史观，主张厚今薄古。他认为“汉盛于周”，今胜于古，肯定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批判了儒家“奉天法古”的复古倒退路线。

王充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仅在当时有着进步意义，而且对以后法家人物反对孔孟之道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在战斗时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仅仅指出了孔学的自相矛盾之处，却不能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揭露孔学的反动本质。他的自然观虽然是朴素唯物主义的，但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这正是他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表现。

问 孔

〔本篇说明〕 本篇是《论衡》中批孔反儒的杰出篇章。文章以大量事实，集中火力揭露和批判了孔老二的伪善面

目及其丑恶言行。

王充尖锐地指出，孔丘这个被他的徒子徒孙奉若神明的人物，其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王充大声疾呼：“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用辛辣的笔调，勾画出孔丘是“贪官好仕”的伪君子；是“行无常务”的两面派；是“徒求食也”的寄生虫；是“言无定趋”的“佞者”；是出言“何其鄙”、行状“何其浊”的“俗人”。这就剥去了孔老二的神圣外衣，使他在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

王充对唯心主义天命论和谶纬迷信的批判，是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他论证了“凤鸟”、“河图”与太平盛世并无必然的联系，强调指出：“任贤使能”，才能“治定功成”。这表达了地主阶级中下层要求打破豪强世族垄断政权，争取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体现了王充的革新进取精神。

在充满尊孔崇儒恶浊空气的东汉时期，王充敢于指名道姓地批判孔丘，抨击世族豪强的统治，表现了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但是，他批孔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因此就不可能揭示孔丘的反动阶级本质。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一〕。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二〕？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三〕。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四〕。

〔一〕好(hào 浩):喜好。是古:认为古代的都是对的。

贤圣:这里指孔丘。

专精:专心诚意。

难问:难,责难、反驳;问,提问、质问。

这句的意思是:现在的儒家学者都喜好迷信老师和崇拜古代,以为圣贤所说的话都没有错,专心诚意地讲诵学习,不知道提出辩驳和质问。

〔二〕详审:详细而周密。

尽得实:完全符合实际。

仓卒(cù 促):同“仓猝”。

这句的意思是:圣贤动笔写文章,尽管考虑得很详细周密,还不能说完全符合实际,何况是仓猝之间说的话,怎么能都对呢?

〔三〕意沉:含意深奥,这里是说含意隐晦难懂。

这句的意思是:既然不能都对,当时的人却不知辩驳;或者有的话说得对,但含意隐晦不容易弄明白,当时的人也不知道去追问。

〔四〕案:同“按”,考察,检验。

伐:攻击。这里引伸为抵触、矛盾的意思。

这句的意思是:考察圣贤说的话,往往上下互相背离,他们的文章也往往前后自相矛盾,可是现在的儒家学者却不能了解这一点。

论者皆云: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此言妄也〔一〕。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二〕。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谓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希有〔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颜、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四〕。何

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不能辄形，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五〕。皋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此说激而深切，触而著明也〔六〕。

〔一〕徒：弟子，学生。

七十子：相传孔丘有三千学生，其中所谓“优秀”的有七十二人。“七十”是大概的数字。

妄：荒谬。

这两句的意思是：评论的人都说：孔门学生中，七十弟子的才能，都胜过现在的学者。这话是荒谬的。

〔二〕彼：他们，指评论的人。

谓：以为。殊：特殊，与众不同。

这句的意思是：他们看见孔子做老师，就认为圣人传道，一定要传授给有特殊才能的人，所以就以为那七十弟子不同于一般人。

〔三〕历世：历代。希：同“稀”，稀少。

这两句的意思是：其实古人的才能，和现在人的才能并无两样。今天称之为英雄、豪杰的，古时叫做圣人、神人，人们因此就以为七十弟子是历代少有的了。

〔四〕使：假如。

则：那么。斯世：当今之世。颜、闵：颜，指颜回，字子渊；闵，指闵损，字子骞。两人都是孔丘的忠实门徒。

这句的意思是：假如现在有孔子这样的老师，那么现在的学者便都会是颜回、闵损一类的人物；假如当时没有孔子，那么七十弟子这类人也就和今天的儒生一样了。

〔五〕验：证明。

极问：追问到底。

陈：述说。

辄(zhé 哲)：每，都。 形：显露，表现。这里是弄清楚的意思。

这几句的意思是：用什么来证明呢？拿他们向孔子学习时不能刨根问底地提出问题就可证明这一点。圣人的话，他们不能完全理解；圣人阐述的道理，他们也未能都弄清楚。未能都弄清楚，就应该提出问题使之阐发清楚；不能完全理解，就应该提出质疑，以求彻底弄清。

〔六〕皋陶(gāo yáo 高摇)：人名。传说他是虞舜时掌管刑罚的官。

禹：即夏禹。传说他在建立夏王朝以前，和皋陶同为虞舜的臣下。

指：同“旨”，意思。 分：分明。

盖：表示原因的连词，因为、由于的意思。

触：触动。这里有促使的意思。

这两句的意思是：皋陶在虞舜面前陈述道理，说得肤浅简略而不透辟，由于禹的提问和辩驳，使原来肤浅的言论进一步深刻，简略的含意进一步明晰。正是由于追问和辩驳，才激发他把道理说得更深刻，促使他讲得更明白。

孔子笑子游之弦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一〕。自今案《论语》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辞，弟子寡若子游之难，故孔子之言，遂结不解〔二〕。以七十子不能难，世之儒生，不能实道是非也〔三〕。

〔一〕子游：姓言名偃，孔丘的学生，曾做武城（今山东费县西）地方的长官。 弦歌：弹琴唱歌。

孔子笑子游之弦歌：事见《论语·阳货》，大意是：孔丘到

了子游所管辖的武城，听到弹琴和唱歌的声音，便说：“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的刀！”意思是治理这么个小地方，用不着礼乐教化。子游回答说：“过去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了礼乐就会相爱，‘小人’学了礼乐就更听使唤了。”孔丘被驳得无言对答，连忙改口说：“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是在开玩笑。”

前言：指孔丘从前说过的话。距：同“拒”。原意是抵御，这里是反驳的意思。

〔二〕若：象。

结不解：绳子的死疙瘩解不开，比喻孔丘的话混乱不通，无法解释明白。

这句的意思是：现在考察《论语》的原文，孔子的言论中有很多类似讥笑弹琴唱歌的话，但他的学生却很少象子游那样去辩驳，所以孔子的很多话就混乱不通，无法解释明白。

〔三〕以：因为。

实：切实。道：说。

这句的意思是：对孔子的话，因为七十弟子不能提出辩驳，现在的儒生便不能切实地说清是非了。

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一〕。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二〕。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三〕？谓问孔子之言，难其不解之文，世间弘才大知生、能答问解难之人，必将贤吾世间难问之言是非〔四〕。

〔一〕不为：刘盼遂《论衡集解》认为，“不为”当作“不畏”。

核道实义：即核实道义。

证定：论证判断。

这句的意思是：大凡做学问的方法，不怕没有才能，而是难在能够同老师辩驳，从而核实道理，明辨是非。

〔二〕道：方法，办法。

对圣人：即面对圣人。及生时：赶上圣人活着的时候。

说(shuì 税)人：说服人，教育人。

这两句的意思是：问难的办法，不一定要赶上圣人活着的时候向他当面追问。现在讲解经书来教育别人的人，也不一定非要圣人教导过的话才敢说。

〔三〕苟：假如。

迨：根据宋、元本，应当是“追”字。

诚：真。 知：同“智”。

伐：批驳。

逆：抵触，违反。

这两句的意思是：如果有不明白的问题，追问孔子，有什么不应该的？如果真有传授圣人学问的才智，批驳孔子的学说，又有什么不合道理的？

〔四〕这句文字上可能有讹误的地方。

谓问：“谓”字似为“诘”字之误。

生：《论衡集解》认为，“生”字是衍文。

世间：黄晖《论衡校释》认为，“世间”二字是衍文。 难问之言是非：据文义，似应作“难问是非之言”。

这句的意思是：追问孔子的言论，辩驳不能理解的词句，世上那些大才大智、能回答问题解决疑难的人，一定会对我追问是非的话表示赞扬。

孟懿子问孝，子曰：“毋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毋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一〕。”

〔一〕孟懿子：鲁国大夫，姓孟孙，名何忌，懿是他的谥号。

毋(wú 吴)违：不要违背。

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孔丘的学生。御：赶车。

何谓：说的是什么意思？

事：侍奉。之：在这里作代词，指父母。

此事见《论语·为政》，原文比王充的引文末尾多“祭之以礼”四字。

问曰：孔子之言毋违，毋违者，礼也。孝子亦当先意承志，不当违亲之欲。孔子言毋违，不言违礼，懿子听孔子之言，独不为嫌于无违志乎〔一〕？樊迟问何谓，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使樊迟不问，毋违之说遂不可知也〔二〕。懿子之才，不过樊迟，故《论语》篇中不见言行。樊迟不晓，懿子必能晓哉〔三〕？

〔一〕问曰：是王充对孔丘提出质问。

先意承志：出自《礼记·祭义》，是说孝子要事先体会出父母没有表达出来的心意，并按照这种心意去做事。

欲：意愿。

独：难道。嫌：猜疑，引伸为误会。

这三句的意思是：试问：孔子这里说的不要违背，是指不要违背周礼。可是，孝子也应该事先体会出父母的心意，顺着做事，而不应当违背父母的愿望。但孔子只说不要违背，而没有说不要违背周礼，孟懿子听了孔子的话，难道不会误会成是不要违背父母的心意吗？

〔二〕毋违之说：指孔丘所说“毋违”的具体含意。遂：终，竟。

〔三〕这两句的意思是：懿子的才智超不过樊迟，所以在《论语》里，看不到他的言行。樊迟既然不明白，孟懿子就一定能够明白吗？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一〕。”武伯善忧父母，故曰：“唯其疾之忧”。武伯忧亲，懿子违礼，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忧”，对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变乃违礼”〔二〕。周公告小才敕，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敕；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违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难，何哉〔三〕？如以懿子权尊，不敢极言，则其对武伯亦宜但言“毋忧”而已。但孟氏子也，权尊钧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晓其故也〔四〕。使孔子对懿子极言毋违礼，何害之有？专鲁莫过季氏，讥八佾之舞庭，刺泰山之旅祭，不惧季氏增邑不隐讳之害，独畏答懿子极言之罪，何哉〔五〕？且问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对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迟〔六〕。

〔一〕孟武伯：姓孟孙，名彘(zhì 智)，孟懿子的儿子，武是他的谥号。

这句话见《论语·为政》，意思是：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丘说：“只有对父母的疾病才担忧。”

〔二〕善忧：多忧。这里是过分担忧的意思。

变：变故，灾祸。

这两句的意思是：孟武伯为父母过分担忧，所以孔子说：“只应当对他们的疾病担忧”。孟武伯为父母担忧过分，孟懿子侍奉父母违背周礼，孔子批评他们的缺点，既然对孟武伯说“只

应当对父母的疾病担忧”，那么对懿子也就应当说“侍奉父母只有在遭到水火灾害时，才可以不顾周礼。”

〔三〕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西周初期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家。孔丘梦想复辟奴隶制，对周公十分崇拜，把他吹捧为“圣人”。 敕(chì 斥)：详尽，详细。

略：简略。

子游之大材也：据《论语·为政》记载，孔丘对子游问孝的回答，是比较详细的。子游在孔门中被列入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所以王充说他是“大材”。又，孙人和《论衡举正》认为，根据上下文，子游当作樊迟。这种说法可供参考。

这几句的意思是：周公告诫人，对才能低的讲的就详细，对才能高的讲的就简略。子游是个才能高的人，孔子对他讲的很详细；孟懿子才能低，孔子对他反而讲的很简略。孔子违背了周公告诫人的原则，他批评孟懿子的缺点的做法，是不合道理的。但是学生们没有质问，这是为什么呢？

〔四〕权尊：权势尊贵。

极言：把话说透，把话挑明。

但言：只说。

但孟氏子：《论衡集解》认为应作“俱孟氏子”。

钧：同“均”。

形武伯：《论衡校释》认为应作“敕武伯”。

未晓：不明白，不知道。

这两句的意思是：如果因为孟懿子权势大，孔子不敢把话说透；那么他对孟武伯也该只说“不要担忧”就可以了。因为他们都是孟孙氏家的子弟，权势尊贵都一样，但却详细地告诉武伯，而简略地回答懿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五〕何害之有：有什么危害。

季氏：鲁国大夫季孙氏。春秋末期，季孙氏几代人都做鲁国的正卿，掌握着鲁国的政权。他们是当时从奴隶主贵族中转

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讥八佾之舞庭：讥，讽刺、咒骂。八佾，古代舞蹈的行、列称佾。一佾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卿大夫只能用四佾。《论语·八佾》记载，鲁国大夫季孙氏，在他家庙的庭院中用八佾舞蹈，孔丘认为这是破坏奴隶制等级制的大逆不道行为，叫嚷“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刺泰山之旅祭：刺，讽刺。旅，祭名，祭祀山川为旅。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规定，只有天子、诸侯才能祭祀泰山。《论语·八佾》记载，鲁国大夫季孙氏要去祭祀泰山，孔丘认为是一种严重违反周礼的行为，大加指责。

增邑：通“憎悒”，嫌恶、不高兴。

这两句的意思是：即使孔子回答孟懿子时挑明不要违背周礼，那有什么危害呢？独专鲁国大权的人没有超过季孙氏的了，孔子却讽刺他在家庙舞八佾和旅祭泰山。他对季孙氏能够毫无隐讳地把话说出来而不怕遭到憎恨和加害，唯独对孟懿子却怕把话说透了而获罪，这是什么原因呢？

〔六〕这句文字上可能有脱落、讹误的地方。

非一：不止一个。

臆：通“意”。肯：认可的意思。

这句的意思是：况且向孔子问孝的人不止一个，当时也都有人给孔子赶车，（孔子事后并没有把那些答话都对赶车人再讲一遍），因为对孟懿子的回答不能使他心服认可，所以又对樊迟讲了一遍。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一〕。”此言人当由道义得，不当苟取也；当守节安贫，不当妄去

也〔二〕。

〔一〕这段话见《论语·里仁》。

以其道得之：指用符合奴隶制的政治道德标准去获得富贵。

居：居处，引伸为接受、享有的意思。

恶(wù 务)：厌恶。

〔二〕由道义得：《论衡集解》认为，“由道义得”下面应有“富贵”二字。

苟取：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

这句的意思是：孔子这些话是说人们应该用符合道义的方法来取得富贵，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它；应该保持节操，安于贫贱，不应该用不符合道义的手段随意地摆脱它。

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贵，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贫贱，如何？富贵顾可去，去贫贱何之？去贫贱，得富贵也，不得富贵，不去贫贱。如谓得富贵不以其道，则不去贫贱邪，则所得富贵，不得贫贱也。贫贱何故当言“得”之？顾当言“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则不去也。”当言“去”，不当言“得”。“得”者，施于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独富贵当言“得”耳。何者？得富贵，乃去贫贱也〔一〕。

〔一〕如何：即如何做的意思。

顾：通“固”，固然，本来。

施于：用在。

这几句的意思是：如果说“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富贵，就不去接受”，这是可以的；如果说“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贫贱”，这怎样去做呢？富贵固然可以不要，摆脱贫贱，又摆脱到哪儿